

论张炜《古船》的创伤记忆书写

尹巧云^{1*}

(^{1*}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古船》以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变迁为背景, 通过隋氏家族几代人的沉浮, 展现出洼狸镇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困境与挣扎。具体来看, 小说首先通过隋氏兄妹承受的创伤来展现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 其次通过时空的架构让过去与现在交织碰撞, 凸显时代变迁中洼狸镇创伤记忆的延续性; 最后利用芦青河、古船、老磨等意象为作品所讨论的心灵苦难提供具象化载体, 深化对小说中人物在时代变迁中所经历的内心挣扎与精神求索的思考。这种深沉的历史观照与人性解剖, 既与作者本人的创作风格转变息息相关, 也反映了当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潮产生冲突之时, 洼狸镇民众在欲望、道德和责任之间的艰难抉择。对《古船》所书写的小镇创伤进行研究, 不仅能够当代语境下以新的视角剖析作品的思想内涵, 还能通过反思小说所描写的人物悲剧性命运, 为审视人类聚居地内物质发展与精神困境存在的矛盾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古船》; 创伤记忆; 隋氏家族; 现代文明

On the Writing of Traumatic Memory in Zhang Wei's Ancient Boat

Yin Qiaoyun^{1*}

(^{1*}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Boat is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ociety changes in the 1980s. Through the ups and down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the Sui family, it presents the predicament and struggle of Wali Town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Specifically, the novel first shows the struggle of individuals in the torrent of history through the trauma endured by the Sui siblings; secondly, it interweaves and collides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structure of time and space, highlighting the continuity of trauma writing in the context of era changes; finally, it uses such images as the Luqing River, the ancient ship, and the old mill to provide concrete carriers for the spiritual sufferings discussed in the work, deepening the reflection on the inner struggles and spiritual pursuits experienced by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mid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Such profound historical contemplation and human anatomy are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uthor's own creative style, but also reflect the difficult choices made by the people of Wali Town among desire, morality and responsibility when traditional culture conflicts with modern trends of thought. Studying the small-town trauma depicted in Ancient Boat can not only analyze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work from a new perspective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but also, by reflecting on the tragic fates of the characters described in the novel, provide a historical mirror for examin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terial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predicament in human settlements.

Keywords: The Ancient Boat; Traumatic Memory; the Sui family; Modern Civilization

引言

《古船》作为张炜青年时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自面世之初便赢得诸多好评。如雷达认为“《古船》的出现是一个奇迹”^[1],郅元宝也说“《古船》是一部最能激发思想的作品”^[2]。诚如斯言,《古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品借助洼狸镇这个小窗口,巧妙地将中国当代改革史融入几大家族间的恩怨叙事之中,呈现几代人在过渡时代中的发展。

目前学界对《古船》的研究较多从道德评判角度解读伦理个体,分析作品对阶级斗争的批判性书写。如程光炜从考证角度研究主人公隋抱朴的原型,探究张炜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特性^[3];翟二猛结合《九月寓言》和《你在高原》的相关内容,指出《古船》是在“人性恶的炼狱中发现并张扬人性善”^[4];姬玉侠一方面承认《古船》文学史定位的模糊特点,另一方面,他又对作品“消解了‘十七年’小说特定的‘史诗结构’及相关的意识形态”,“丰富了历史叙述的多种可能”^[5]的特色给以肯定。但在过渡时代中,小说描绘了个体因生存本能进行的挣扎,这种挣扎构成了比情节冲突更为深刻的人物创伤记忆。因此,本文试图从创伤记忆书写的角度解读古老航船的沉浮史,在与当代社会中普通人的精神困境进行对话的同时,重新定位《古船》在当代文学中的坐标。

1. 人物命运:创伤记忆的具象化呈现

“创伤理论”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十九世纪后期,弗洛伊德将“创伤”一词引申至精神分析领域,通过“把含有症候意义的潜意识历程引入意识”^[6]来治疗创伤。在动荡的时代里,当人类的生存习惯与外界环境产生冲突时,创伤意识往往会自然地成为个体的生命意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面对周遭的种种变革,许多作家以文字为载体回顾他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古船》即张炜受创伤理论的影响,对洼狸镇人在半个世纪中的经历进行的艺术性回顾。

《古船》的创伤书写在以隋家三兄妹为代表的人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隋家长子隋抱朴背负着沉重的创伤记忆苟活于洼狸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唯一行动都只是在老磨屋里循环往复地“用木勺往磨眼里扣绿豆”^{[7]11}。童年时代目睹的集体活埋、尸体展览等惨剧和隋家的衰败现象让他将自己视为一个罪人,父亲临死之前的还账举动更是在他心里种下了赎罪的种子。因此在父亲死后,敏感的抱朴虽然有意背负起家族的责任,但亲人去世、爱人改嫁、粉丝大厂易主的一系列经历早已将他的灵魂击溃。

其次,与懦弱胆怯的隋抱朴不同,隋见素在与创伤印记深度纠缠的日子里拼命地活着。他经历过隋氏家族的辉煌时期,却终究无法以一己之力振兴家族。自从洼狸镇粉丝大厂落到赵多多手上之后,让粉丝厂重新回到隋家人手里成为见素的一个执念。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不顾粉丝厂的发展,与李知常商量着延迟设备的更新,利用大喜对他的爱制造倒缸事件。然而,他不仅在粉丝大厂的争夺中失败,离开洼狸镇的创业也在短暂的辉煌后惨淡结束。不满现状的他反抗了一辈子,但最终在绝症的影响下不得不停下脚步。面对时代的变革和个人命运的无常,见素奋力挣扎过,可最终也只能承认自己的渺小。

再者,如果说隋抱朴和隋见素所承受的创伤是明确地展现在众人面前的,那么隋含章的创伤印痕则是隐晦私密的,甚至连隋家人都没有意识到含章早已不是无忧无虑的女孩。由于隋家的失势和赵多多的欺压,在洼狸镇颇有声望的“四爷爷”以保护的名义将含章囚禁在自己身边,在含章的性意识尚未成熟之时就侵犯了她的身体。初次去见赵炳时,含章只是想尝试以自己的力量保护家人,但赵炳表面上装作温柔体贴,实际却仗着自己的声望和能力与含章建立起不公平的长期联系,对含章施行一次又一次地精神虐待和肉体伤害。久而久之,含章将自己定义为“玷污了老隋家的名声”^{[7]326}的恶人。在作品的最后,含章终于开始了反抗,她用剪刀捅进了赵炳的腹部,可自己也在逃跑的途中被二槐用枪打伤了腿部。含章的悲剧偶然地开始,却完全渗入了她此后的生命里。对含章实施虐待行为的赵炳经治疗后仍然好好地活着,而含章自己却因故意伤人在公安局里等待着一场未知的判决。

除了隋家三兄妹,在家中自焚的茴子、牺牲个人幸福的小葵、丧生于东北煤窑中的李兆路等人也各有各的伤痛。在时代与个体的碰撞中,苦难是洼狸镇人民生活的土壤,张炜借着小镇中人物的命运记录时代的一角,展现人在复杂环境下的生存样貌,也由此构成了作品的创伤记忆书写。

2. 时空与意象：创伤记忆书写的构建方式

2.1. 时空更迭中的创伤命运

小说第一章就采用了时空倒置的叙事框架，以如今洼狸镇的废墟景象作为叙事起点，在对残垣断壁的感知中想象小镇曾经的辉煌，个人与集体所受的创伤逐步构成了读者对洼狸镇的了解。

小说中“记得”一词出现 28 次，“想起”一词出现 81 次，类似的其他时间提示词也频繁出现。时间在回溯与停滞之中牵引着故事发展，相似的历史和情绪在不同的时空中反复出现，并构成了没有终点的循环式悲剧。例如隋大虎战死一事，在小说的第二章经由隋不召的叙述已为读者知晓。但直到小说的第六章，在隋迎之和茴子相继亡故后，作者才安排让全镇人都得知隋家又有人罹难的事。于是这一创伤事件被再次提及，加之此前不久隋家人相继离世的现实情况，创伤烙印于多重交叠中更显得刻骨铭心。

作品的时空转变常常发生于镇上民众伤痛之际。每逢重大的突变来临，小说主要人物就开始回忆过去。于是，读者很清晰地感受到，相似的伤痛经历在洼狸镇这个小空间里重复上演。在二十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的这段时间里，在洼狸镇之外的广大天地中，许多人事规则都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变动，可“四爷爷”赵炳永远高枕无忧，老隋家也永远处于落寞状态。“在每一个现在之中都有现在；在每一个现在之中，现在也已消逝着”^[8]。尽管历史时间的确向前，但洼狸镇的人在流动的时间里却处于相对的停滞状态中，反复地做着徒劳的事情。

2.2. 意象勾勒的小镇悲歌

在主线情节之外，以芦青河、古船、老磨屋为代表的文本意象也以独立的象征色彩深化了作品创伤记忆书写的维度。历史中的洼狸镇可能有过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但如今的芦青河变得又窄又浅，镇上的码头早已废弃，老磨的呜隆呜隆声里是被现代机器吞噬后的叹息。

芦青河的面貌决定着洼狸镇的整体风貌，同时也成为展现洼狸镇数十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当芦青河正常流动时，码头上会有“密集的橹桅，满天的腥气……洼狸镇生意大盛，叮当响的银元四处滚动”^{[7][42]}。而当河道变窄之时，行驶其中的船不可避免地会搁浅，大船进不来，码头自然就废弃了，因而“整个镇子都变得懒洋洋的”^{[7][4]}。芦青河见证了洼狸镇在岁月中渐渐消散的过程，也随同洼狸镇成为被现代人埋葬的历史记忆。

“古船”象征性地承载着古老洼狸镇的历史积淀。小小的洼狸镇正如古船一般从遥远的历史中驶来，带着小镇人的记忆与期待再驶向遥远的未来。作为芦青河河道上被挖出的战船，它在面世之初就是残缺不全的，其上的龙骨和船舷都在等待着被更新，一如需要被牵引着前行的洼狸镇。虽然在小镇里仍有隋不召、隋见素这样的人离开故土，去做传统意义上的异类，但作者却将回到最初的洼狸镇作为他们的共同归宿。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古船以搁浅于河滩上结束，小镇上的人也在留守与出走的博弈之后归于沉寂。

至于始终发出呜隆声响的老磨，它的数量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锐减，直至消亡被取代的历史，恰与洼狸镇被现代文明渗透后的经历形成互文。老磨房中的老磨是洼狸镇人走不出的传统和不得不承认的精神支柱，它磨出的浆液更是洼狸镇繁荣的直接原因。但在风云突变的大环境下，老磨永远慢悠悠地向着一个方向磨，这注定了它会落后于时代，也注定了依赖它的洼狸镇会被历史所抛弃。“意象是将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融为一体，在感性经验基础上而进行的理性创造”^[9]，《古船》中各式各样的意象以归于静止或者迟钝地运转的结局，记录着小说中几代人在历史洪流中艰难前行的曲折历程。它们所反映的时代洪流与小镇现状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也早为文本中人物们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3. 创作转型与时代语境：创伤记忆书写的动因探析

小说以现代视角回溯小镇人物的创伤记忆，并在叙述中有意加深人们对事件的伤痛感知，这并非偶然现象。这其中不仅有张炜个人创作风格转变的因素，也与故事发生的时空存在关联。

一方面，《古船》创作之时正值张炜写作风格转变的关键时期，此时的他由赞美田园生活转向反思乡土文明。在张炜之前的作品如《夜莺》《看野枣》《声音》中，他着力描写的是勤劳善良的农村人和清新诗意的乡土风光，但在创作《古船》时，他已然意识到“文学的诸多功能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唤起人类对一些根本问题的关注”^[10]。他仍然深爱着芦青河以及其周边的

一切,可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动情的土地上承载着许多人的痛苦记忆。因此在《古船》中,张炜通过全新的书写视角对自己过去的写作内容进行了反思,重新审视了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并通过小说在描绘改革发展这一宏大背景时的叙事,对人性的复杂多面进行了书写。目睹了欲望的非理性表达在社会转型中逐渐显性化后,张炜甚至明确表态:“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再贫困一点,那样大家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11]。这种无措的个人情绪直接改变了《古船》的叙事方向,也影响了他在80年代之后的创作路径。

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必然受制于时代语境,《古船》所呈现的一切离不开时代环境为张炜创作提供的可能性。“好的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是正史不能替代的”^[12]。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知识分子们刚经历了一段相对迷茫的时期,但很快又以“五四”精神为指引,借着重新阐释“五四”启蒙思想进行了现代化转型。刘再复曾从文化角度将80年代的思想解放程度与“五四”时期进行比较,认为“80年代的时代氛围相当宽松,对于思想者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可爱即可以有所作为的年代”^[13]。《古船》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张炜对“人”与“历史”的主题进行重新思考的产物。小说中洼狸镇的人们刚从一系列特殊的事件中走出来,马上又被置身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巨大变动之中。对于洼狸镇这个宁静偏远的小乡村而言,它显然并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时代变化带来的机遇。于是,镇上的人们盲目地追逐着经济效益,也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中伤了自己和身边人——自哀自怜的隋抱朴将阅读老书作为自己逃避世事的途径,敢闯敢拼的隋见素在大都市里撞得头破血流,追求自由的隋不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新时代车轮的运转。张炜一方面承认了小镇里弥漫着的进步气息,但同时也因为洼狸镇民众的茫然不安而惋惜悲叹。

现代性的发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明,但同时也破坏了洼狸镇的平衡与稳定。在粉丝厂由隋家易主至赵多多手中的同时,洼狸镇手工作坊的宗法制生产关系也随之瓦解。机械化生产方式固然提高了粉丝厂的经济效益,却也直接影响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乡土经济秩序。隋抱朴在经历一场场变革后的精神瘫痪,以及当见素向他寻求支持时表现出的犹疑,这些行为代表着部分传统乡绅在现代文明入侵时的焦虑。就隋见素而言,在商品交换体系不完善的社会中,他走出小镇后的贸然投资行为也注定沦为资本游戏中的牺牲品。赵炳表里不一的形象更具象征意义:他表面上与世无争,是洼狸镇最德高望重的“大家长”,实际上却利用赵多多作为打手清除异己,早已将传统伦理权威转化为个人资本危害小镇文明,他的权力运作模式暴露出了乡土权威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异化本质。《古船》所呈现的,正是在历史必然性与个人偶然性相悖时的小镇一角。

尽管作者痛惜于“洼狸镇人受的苦太多了,流的血太多了;他们饿得厉害,吃树叶吃草,最后把白土和石粉也填进嘴里”^{[7]205}。但当洼狸镇的文明在现代性变革中逐步被解构后,小镇以及小镇中的人在走向未来前必然经历这样的沉浮过程。

4. 结语

小说将粉丝作坊的易主事件作为叙事起点,在作者的这种叙事安排下,读者对洼狸镇的最初印象就不可能只是一座平静惬意的小镇。在文本中,当个人思想意识崩解时,隋抱朴选择的固守老磨坊的处世方案,正是同一时代土地伦理被重新书写后,如他一般的无根漂泊者的创伤记忆。张炜在《古船》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14]。隋抱朴从赎罪到觉醒的转变,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因少时所受的精神创伤而历经的挣扎;隋见素反复走出小镇又回到小镇的经历,则演绎着现代化进程中商业理性与个人情感的悲剧性冲突。读者最终也未能知晓隋氏家族是否真正能够挖掘出地下暗河,也无从得知洼狸镇民众能否在大动荡后重回往昔的宁静。《古船》以文字为媒介,将人物创伤记忆作为文本材料建构小说。过去的记忆没有永远地困住隋氏兄弟,现在的我们亦应当相信,总有理想的未来在等待我们主动拥抱。

参考文献:

- [1] 雷达.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J].当代杂志,1987,(5): 232-239.
- [2] 郜元宝.命定视角与反讽基调——论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一种艺术选择[J].当代作家评论,1990,(06):4-10.
- [3] 程光炜.张炜《古船》的主人公[J].文艺争鸣,2018,(11):6-14.
- [4] 翟二猛.论张炜小说中的人性善书写——以《古船》《九月寓言》和《你在高原》为例[J].文艺评

论,2016,(04):100-104.

[5] 姬玉侠.《古船》的历史叙事分析[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36(09):82-84.

[6]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20.

[7] 张伟.古船[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

[8]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477.

[9] 李建中,李小兰主编; 孙盼盼,朱晓聪副主编.中国文论话语导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38.

[10] 张伟.张伟随笔精选[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4:52.

[11] 张伟.文学是生命的呼唤[J].作家,1994(4):32.

[12] 罗炯光编选. 现代作家书信[M].郑州:文心出版社,1993:593.

[13] 刘再复,黄平.回望八十年代——刘再复教授访谈录[J].现代中文学刊,2010,(05):17-27.

[14] [美]哈金.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 [J].青年文学,2005(1).

(栏目主编: 侯本塔 编辑: 金宇恒, 胡港 校对: 吴宗译)